

晋 大系

昌晋源票号

商人必读

渠川 著



山西古籍出版社

——余秋雨

在上一世纪乃至以前相当长的一个时期内，中国最富有的省份不是我们现在可以想象的那些地区，而竟然是山西！直到本世纪初，山西，仍是中国堂而皇之的金融贸易中心。北京、上海、广州、武汉等城市里那些比较像样的金融机构，最高总部大抵都在山西平遥县和太谷县几条寻常的街道间，这些大城市只不过是腰缠万贯的山西商人小试身手的码头而已。

平遥西大街上中国第一家专营异地汇兑和存、放款业务的“票号”——大名鼎鼎的“日升昌”，是今天中国大地上各式银行的“乡下祖父”，也是中国金融发展史上一个里程碑的所在。

站在这个院子里凝神遥想，就是这儿，在几个聪明的山西人的指挥下，古老的中国终于有了一个专业化、网络化的货币汇兑机制，南北大地终于卸下了实银运送的沉重负担而实现了更为轻快的商业流通。商业流通所必需的存款、贷款，又由这个院落大口吞吐……

——引自《抱愧山西》作者为国际著名学者，文化史专家。



原
书
缺
页

原
书
缺
页

她一准高很多。

院子里静了下来，充满了惊异和疑惧。

这个女人向每一个人笑着，还伸手去摸增儿和捧来。用种不知是哪里口音问：“这是两位少爷吧？”

“叫‘少家’丈夫纠正说。

“少家！”女人笑起来。又回头找着：“我带的冰糖葫芦呢？”

“在后头！”福儿恭敬地说。

“拿出来！给两位少家吃！”

她忍不住了，提高了声音喊：“阎嫂！”

她让全院的人都知道她在这里。

阎嫂跑过来，望着她。

“谁？这是谁？”她用眼睛狠盯着那个女人。

“不知道……”阎嫂也迷惑地看着。

“谁？爹！”捧来问了。

“这是——‘新姑娘’！”孩子爹笑着，“给你带这么个大玩意儿来，好不好？”

她猛地缩回头来，心砰砰跳。眼前昏黑，脑子里一片混乱。像冻住了似的，一动也不能动，汗毛眼儿里散发出凉气。她感到软，感到没有力气，要瘫下去似的。她扶住门，不想让自己倒下去。她不站这里了。也不接丈夫了！她不想见任何人，也不想让任何人再看见自己。她感到窘，感到羞，感到没地儿去。感到被什么人推进了山坳坳里！刹那间，她变了一个人，一个和刚才完全不同的人。而这个世界，也不是刚才的世界。

2

难道他真的……娶了“小”？“银子多了，心思就多！”嫂嫂小声地说：“这银子就跟女人一样！俗话说，‘银子如美女’——让人动心的！”

她不知自己是怎么回来的。她躺在炕上，想使气喘的匀一些。怎么回事？难道他……真的……娶了“小”？为什么事先一点风声也没有？为什么……京城没有人……告诉她？她悲伤地想：原来属于自己的东西被人抢走了！

她的心像被撕成一条条的。她给他养了两个儿子，为什么他还要娶小？要是在她们娘家高家，就会把他赶出去！可是在沮家，却没人管！这叫她怎么见人？她怎么能和一个“小老婆”住在一起？她怎么能和另一个女人在一个院子里！

她产生一种强烈的抗争的愿望，不能就这样一声不吭！一准要找个人说说！他已经玷污了她，娶这样一个“小女人”，她不能就这样让他欺侮！

她坐起来，把身上的裙袄脱去。还特意穿这身衣裳讨他的喜欢！她太傻了！她换上一件二蓝棉袄，把绣花鞋也脱下来，甩地下。她要去找嫂嫂，求嫂子帮帮自己。

门帘一掀，家中的小丫头如意像风一样刮到她的面前。

“当家的你要问问！这个小女人是哪来的？怎么出来一位‘小姑娘’？”她看她眼睛里有泪，又问：“你哭了？”

“还用问吗？……”她哭了起来。

“不是咱们山西人！也不是京油子！谁知当家的从哪里弄来的？”

“住哪儿了？”

“就住‘少家院’，像什么话！”

她一阵恶心；给儿子娶亲的地方，怎么先住上老子和小老婆！这世界还有理吗？

“那‘小女人’还挺‘外场’，给少家们一人一盒冰糖葫芦！”

“拿了没有？”她关心地问。

“没有。”

到底是她的儿子！知道一点好坏了！她脸上忽然一变，狠狠地说：“你把福儿叫来！”

“到这儿？”小丫头如意问。

“就到这儿！”她坚决地说。允许他娶小，就不许她在上房问个底下人吗？

上房院儿平时不是男下人可以进来的，就是哥哥兄弟也不能进来；它是神圣的地方，就像京城里的后宫。

福儿来的时候，脚像踩在棉花地上，浑身打颤。他斜着身子，站在门外，像对着墙说话似的。

“你进来！”她又要打破规矩。

丫头如意掀起了帘子。福儿不敢，只迈上一步台阶，在门楼下面，斜着身子。

“你跟着当家的，一步没离？”

“没有……”

“那小女人是谁？哪里来的？”她有一种咄咄逼人的气势。

“说！”如意替主人说话。

“京城……”福儿说一句没用的话。

“怎么认识的？”

福儿没说。

“你一步没离，怎么不知道？”

她从没这么威严过，而且声音中有一种哭腔。

“‘胡同’^①里的……”福儿胆怯地说。

“怎么认识的？”

“京城老爷们哄……”

“哄什么？”

“叫‘条子’……在‘胡同’里认识的……”

“哄他干什么？”她又问。

“都知道当家的是票号财东……”

她流出了眼泪：都是银子太多的事！她更后悔没跟他到京城去了。

“为什么娶她？”她想哭。

“老爷们……让当家的‘拔’她出来……”

“拔她？花多少银子？”她又问。

“五百两……”

她真哭出来了。但只是嘴动，没有声音。她不该让他到京城去！也不该让他有这么多银子！更不该让他去做什么“实官”！如今谁不把票号东家当成“财神”？

“哪里人？”如意问。

“定州人……”

她强忍着。只一张嘴，就会把哭声吐出来。她不愿在福儿面前低三下四，就把头抵在胸口上，浑身战抖着。

“下去！”丫头如意打发福儿走。

① 指北京“八大胡同”妓女集中的地方。

她终于哭出来了。声音中充满了不平和悲伤。

增儿和捧来进来了，看妈哭着，不知怎么办。

“吃饭了没有？”她哭着问。

“没有……”捧来摇头。

“为什么不吃？”她哭得更厉害了。

“不要那个小女人！”捧来也哭起来。“妈，那个‘小女人’是谁？”

“连这都不知道！”增儿呵斥着，“什么都不懂！”

她停住哭，摸着小儿子捧来的头：“在这儿吃。不要到前头去。就在这儿等我！”

“你去哪儿，妈？”增儿问。

“出去一趟……”她站起来。

“我陪你去！”他走上去一步，像要护着她似的。

“不用。一会儿就回来！”

她走出去。如意端来两碗“剔尖”^①，可并没有人吃。

她从偏院的小门出去。到隔壁大哥家，只要过一个“圪道”^②。如果是男人，一步就可以过去。可是，这圪道却像一条泾渭分明的分界线，隔开了两个亲兄弟的家。

两面高高的墙，像长城一样，都有一个个堞口，像随时准备向下射箭似的。可是，高墙能隔断亲情却隔不断信息；无论哪一边出什么事，另一边都能知道。

嫂孺拉着她的手，坐在炕上。没有什么事比这种事更能让女人们互相同情的了。

“这倒好，”嫂孺说：“咱们山西人还没吃的，他却从外边带

① 祁县话：一种细长的面食

② 祁县话：即“小胡同”

一个来，从咱们山西人嘴里抢饭吃！”

“都说我们兄弟是‘魔子’^①，”嫂嫂又说，“我就不信。可是有时做出事来，又让人感到疯打流魔的！做什么官！捐个‘虚’的，不就行了？还真跑到京城去做什么‘实官’^②？”

“历朝历代都说：‘要想家不和，只消娶个小老婆’！他连这句话都不懂！”嫂嫂又皱着眉说，“非把家闹得鸡飞狗跳，他才高兴？这不是‘魔’了吗？”

她说不出来话，也不知丈夫怎么想的。也许，他心中根本没有她。

“咱们这位兄弟就是这样！老是让人为难，”嫂嫂埋怨地说，“分家的时候，什么也不拿，就带着你和增儿走了，弄得我和你大哥不知怎么好，就好像我们想贪什么似的！”她手一颤，“你说这不是‘魔’了吗？”

她抬起头，看嫂嫂也流了泪，她慌了起来。

“他们俩兄弟不和，我是知道的。”嫂嫂又握一下她的手，悲戚地说，“兄弟老说爹妈偏心，意思是你大哥是‘顶门长子’。其实，哪有那个事？两个人不都分了三十万银子？要说爹妈真有什么偏心——我看兄弟还多念了两年书，他大哥不识几个字……”

嫂嫂哭了起来。她慌了。她是求她帮忙的，不想她倒向自己诉起苦来。

“再说，”嫂嫂又说，“分了家，兄弟把二十多个铺子都关了，一个也不要！这都是祖宗弄了多少年的买卖，他怎么能这样？不是‘魔’了吗？”

① 祁县话：即疯子。

② 即捐官衔。不去做官，叫“虚官”。真去做官的，叫“实官”。

她解释着：“想开票号！想把本钱都拿上去！”

嫂嫂惊异地看着她，怎么说着说着还偏向着丈夫呢！到这个时候，还帮丈夫说活？她小心起来。

“我也佩服兄弟，他银子不是比别人多了？”

“就是银子多了，心也坏了！”她哭着说。

嫂嫂迷惑地看着她，不知她想些什么。她不是也说她丈夫不好吗？

“银子多了，心思就多！”嫂嫂小声地说，“这银子就跟女人一样！俗话说，‘银子如美女’——让人动心的！”她拍拍她的手：“我就不让他大哥改行，就开祖宗留下来的茶庄，不是也有银子赚！”

可是她怎能不让她丈夫开票号？她怎么会知道有今天？

“不能都依他！”嫂嫂说，“你不该让他出去！让他们到外头，谁知会做出什么事！这不是领了一个回来？”

她把头埋在胸脯里，身子颤抖着。

“想不到他会娶小！再想不到……我又不是不养，我给他养了两个小子！……”

“不是你养……他是要学那个——‘官派’！”嫂子扶着她的手说。

“官派！”她惊异地问。

她想起他新留的胡子，身上的“行装”，福儿的红缨帽和青布大褂。

她抓住嫂嫂的手，像怕她跑了似的：“嫂嫂！救救我！我们家不能有个小女人！”

嫂嫂推开她，像不认识她似地：“我怎么救你？”

“求求大哥！”她哭着，“把这个‘小女人’赶出去！不能有这个小女人！”她号啕着。

“你大哥能管得了他？”

她扑在嫂嫂身上：“没别人了！只有大哥！求大哥说说他！”

“你大哥能说他？都分家了，谁管得了谁？你该去找‘家长’！”

“不！”她摇着头。

她感到嫂嫂是帮不了她的！她只能跟自己一起去说她丈夫，而不能动手赶那个小女人！

嫂嫂愣着。看着她那瘦小的身子，像一头绵羊，她是抗不过她那像狮子似的丈夫的！她注定要被压得服服贴贴的。她想着她的家——一个财主的家，一个令人羡慕的家，一个什么都有——银子、院子、小子都有一一就是没有一个家最重要的东西——和气！它就要毁了！全毁了！她可怜她，可是又拿不出一个法子帮她。

“别急！”嫂嫂说，“别急出病来！我和你大哥说！我说”

她听出嫂嫂只是安慰她。她是无可奈何地说出这句话的。她还是没法子帮她把那个小女人赶出去。

“别急！你千万别急！”嫂嫂拍着她的手。又向门外喊：“荷花！”

一个丫头出现在门前。

“当家的在哪儿？”

“在吃饭。”

“告当家的，吃完饭来一趟！”

嫂嫂还拉着她的手，就像一松手她就要出事似的。她还拍着她的手：

“都说‘家和万事兴’……你可千万别……”

当跨过窄窄的圪道时，她感到风很冷，两面高高的墙，也

像要压下来。她看着这一片大房子，都是沮家的，但却没有一个人可以为她说一句话！她想起嫂子的话，从成亲的那一天起，她就想和他和和气气地过一辈子，可是如今“和气”在哪里呢？他有银子，可以买官，当然也可以买“女人”。只要他想买，什么都可以买到。

3

“‘胡同’里的姑娘有几个好的？”她又说着，还想打动他的心，“要是闹了病怎么办？”……“我享官的福又怎么样？我有银子，愿怎么样就怎么样！”

沮源潢向上房院走去。他刚洗过脸，脸上红扑扑的，鼻子下面两撇蟹钳胡子又黑又硬。他已经脱去了“行装”，换上一件家常穿的灰色的密行棉袍，一件天青双扣“腰腰”，悠闲而且自得。回到了家，看到的一切，都合自己的心意，而且每个角落，每一间房子，每一件家俱，似乎都在欢迎自己。他一路走，一路用他那双抠抠的小眼睛向每条砖缝，每一块石头，每一根木柱巡视着，看它们经过这一年多大旱，是不是也和人一样，变了样！

原以为大旱会引起火灾，或者木头干裂，或者砖头开缝！或者石头坍塌——现在看来都是多余的担心，甚至有点可笑了。房子还是那样坚固，砖头都靠在一起，木头也没有裂纹，甚至房檐底下的贴金、彩绘也没有脱落。这使他感到安慰。说起来好笑，人都饿的没吃的，谁还会有力气去抢这些东西？听说一座院子只值几斗麦子——这一年多的担心，可以放下了！

下人们也没有挨饿的样子。唯一使他奇怪的是，这半天怎么没看见婆姨？她哪儿去了？他好像问过一回，说回上房院去了。也许，她在为自己预备着什么？——丈夫回来，又一年多

没见，怎能不为自己预备点好吃的？他忽然涌上一种温暖，一种只有夫妻间才有的那种情义包围了他，使他那“当家的”的感觉，那种一切都围着他转，一切都因他而存在的感觉复苏！这种感觉在京城早已没有了。那里的一切都是围着皇上转的，就像京城是以“皇宫”为中心一样。他在那里是居于“客位”，而且总有一种“在他檐下走，怎敢不低头”的感觉。

他抬头向上看着。心想：这门楼修得这么高干什么？京城就没有这么高的门楼。他不明白，祁县人把门楼做成有几丈高有什么用？是什么意思；而且上面还有一块匾，不是挂的，而是嵌在门里头，成了门的一部分，雕上三个字：“和为贵”。他又想：京城没有这种匾，这种门是不是也叫“垂花门”呢？又不像京城那种用了很多木料的垂花门。它是在墙上嵌上一层层的石头，在石头上雕上许多和房子一样的梁、檀、檐、瓦、脊，还有“吻”^①。居然还有像京城垂花门那样的“垂柱”，也在下面雕了两个倒荷花咕嘟。一切都是照着木料那样做的，而又不木料，都用石头。他不由惊奇地想：祁县怎么会有这么好的石匠？能在石头上雕出像木料上的花纹？有的地方还是镂空的，分成几层，还有葫芦、宝瓶……他暗暗想：他的房子有这么好的石雕过去还不知道！

他看着梁上雕出的三串葡萄，一个个圆粒像真葡萄一样，贮满了水似的。这种图样叫“葡萄百子”，他知道，是祝他有葡萄那么多的儿子的。可是他只有两个。要那么多干什么！有三个也够了！算命的说他该有三个儿子，所以他在后头就盖了三个院儿，给儿子们成亲。可是目下才有两个。一准不会有葡萄那么多的！他想着，向门里走去。一眼看见个璀灿的牌矗立在眼

① 屋脊两端的装饰物，如龙头等，但龙头只能皇家用了。

前，向他招呼着。他也像老朋友那样走过去，摸着它的柱子，看它的旧漆还是很光滑的，没有一点裂纹。斗拱，也像一群群鸟似的，列成方阵，飞着。他观赏着，心里想：“宫里”的斗拱也没有贴金，他这个贴了九成九金子的箔的，所以不掉。上层的瓦顶上，立着几个石头雕的香炉和小人，还有两只鸡。他现在才明白，只有宫里才能用龙头，民间是不准用的。所以用了小鸡。他暗暗想：这种牌楼在京城大老家也是没见过的，卑尚书、桑尚书的家就没有。他得意起来：这是他要修的，如今成了宝贝，他丈人家也没有。两边的“照壁”也很讲究，在一块大石板上雕出了竹子，梅花，还有对联，和真的一样。还把“照壁”弄成一个小房子的样子，有梁、有檐，甚至有“耍头”，还镂出一层层的空心花纹，比大门上头雕的还细，好像宫里的石雕也没有这样细致；那里都是在大理石上雕的。

一眼看见一座小楼立在眼前。这是他院子里唯一的一座楼。这便是他和婆姨住的地方了！楼上有七根柱子，后面是一排雕得像一串串灯笼似的隔扇，上面的斗拱是镂空的，下面的栏杆是一排密密麻麻的木雕，整个楼上竟是一个木雕世界。他感叹着。楼下的门楼也金碧辉煌。斗拱不再是十字交叉，而是用木板伸出来，像一个个蝴蝶翅膀似的；近看却又是伸出一个个鸭头，要飞出去似的。他心想：皇上还未必看过这种斗拱！宫里是没有的！柱子之间，也不像宫里那样只用几根木条连接一下，他这里是用木雕从上到下围起来，像给柱子戴上个花环。窗户上边是圆的，下边是方的，整个窗户上雕出许多宝瓶、葫芦，像一个多宝阁。也又想起刑部的房子，它那么阴暗潮湿，一到夏天，就泡在水里，上衙门办公还要从桌子上爬过去！

这就是他的家！像宫里的“长春宫”、“坤宁宫”一样，是主子住的地方！